


晚清悲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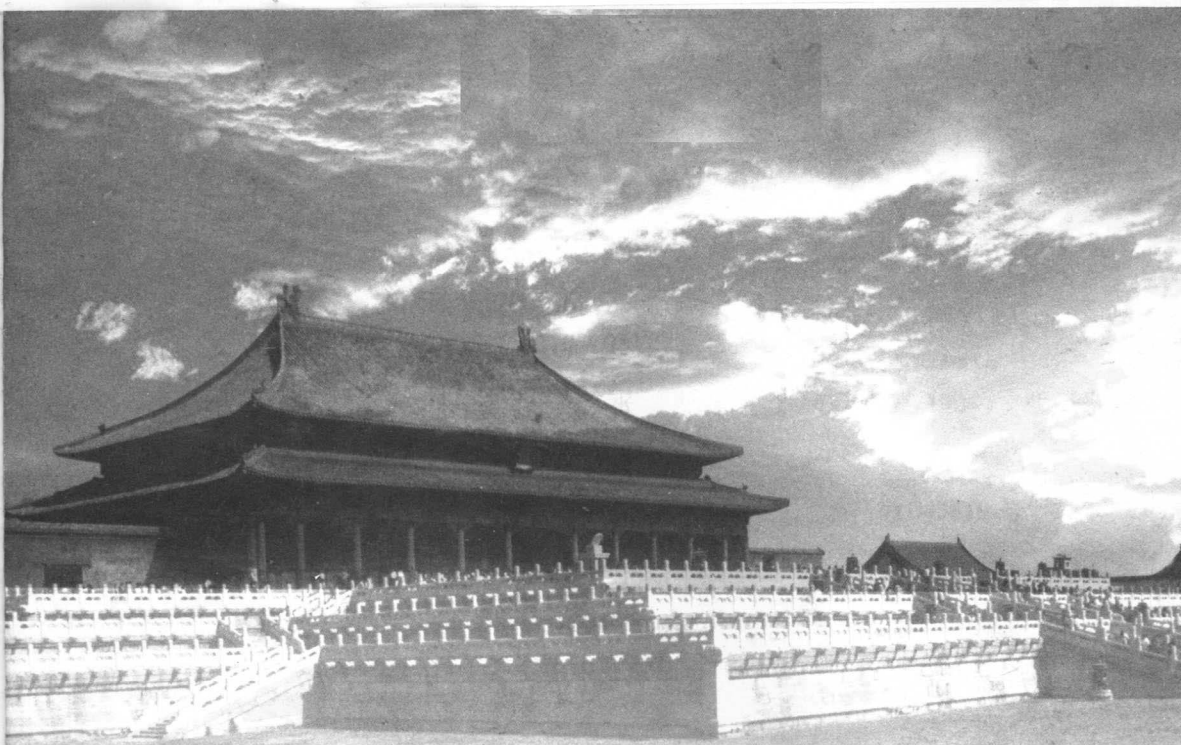
他是光绪皇帝亲擢的朝廷命官，做过珍妃的老师、与历史上这位多才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女子，因此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作为“后清流”的代表，主战派的中坚，他无所顾忌，大胆犯上，弹劾李鸿章，反对签约割让台湾，组织“强学会”，推动“公车上书”，成为后党的眼中钉，被慈禧罢官，永不复用，甚至对他“可就地正法”与通辑孙中山的密折同一天发出。作为一个甚享时誉的晚清四大词家之一，其词风远继苏辛，近接陈维崧，成为清代豪放词的大师。同时，他还是精通经、玄、宋元儒学、文史的大家，被誉为“有清元儒，东海先觉”。

肖麦青◎著

文廷式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



晚清悲风

肖麦青◎著

文廷式传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悲风——文廷式传/肖麦青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210-03370-X

I. 晚... II. 肖... III. 文廷式(1856~1904)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819 号

晚清悲风——文廷式传

肖麦青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50千

ISBN 7-210-03370-X/K·433 定价:36.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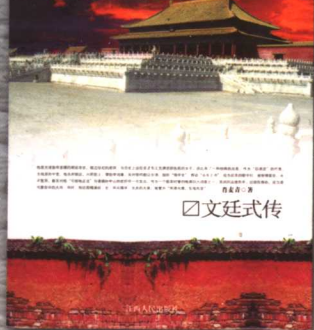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肖麦青，1953年6月生于萍乡。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文学评论家协会会员，萍乡市作家协会主席。现为萍乡市文联副主席。长期从事文艺组织工作和文学编辑工作，在省级以上发表、演播各类文学作品百余万字，有多件作品在省级或全国获奖。主要作品有：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远去的流泉》、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雪落无声》、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诺言沉重》等。其撰稿的电视艺术片《梦幻之神——古老的萍乡傩》，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影视音像奖银奖。有作品入选《江西新时期优秀文学作品选》。参与主编过报告文学集《热土上的群雕》、大型画册《中国·萍乡傩》等多部书籍。



晚清悲风



特约编辑：胡涤衷
责任编辑：朱卫东
版式设计：章雷
封面设计：柏拉图工作室

序

文永昌

(美籍华人·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客座研究员)

今年2006农历丙戌是先三伯父文廷式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清明节前夕,我收到肖麦青先生从大洋彼岸江西萍乡老家寄来他撰写的长篇历史传记文学作品《晚清悲风——文廷式传》书稿,欣喜中一气读完,止不住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我和三伯父虽然血缘上是近亲,却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我又出生较晚,所以无缘相逢,乃一生憾事。这位生在晚清未曾谋面的伯父大人,在我心目中是个传奇性人物,我常常将他和另一位出生在宋朝末年的远祖文天祥做比较,发现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生在中国某个历史朝代国势衰微遭到外族侵略的危难时期;他们都饱学和长于诗文;他们都胸怀大志,青年入仕和受当朝重用;他们都不畏权势和强暴,敢于进行不屈的斗争;他们都命运多舛,壮志未酬而英年早逝。然而他们身后的状况却差别很大。文天祥是家喻户晓、名垂青史、享誉中外的民族英雄。而文廷式则几乎默默无闻,甚至成为有争议的人物。为何如此,是因其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因素所致。对文廷式的研究不够深入、了解不够全面是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文史学界带来新的春天,百花随之开放。也有力地带动了文廷式的研究。短短几年中,在海内外热心人士的积极推动和萍乡市领导人的支持下,文廷式研究所、研究会、文化教育基金相继成立,研究刊物、论述、文史资

料、专著和艺术作品不断涌现。肖麦青先生的长篇历史传记文学作品《晚清悲风——文廷式传》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萌发和结出的一枚硕果。

我初次认识作者是2003年应邀返乡参加“文廷式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任萍乡市文联副主席，并当选为文廷式研究会副会长，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待人真挚的谦谦君子，读了他出版的散文集《雪落无声》和诗集《远去的流泉》之后，进一步认识了他的才华。当我知道他着手撰写三伯父的传记文学时十分高兴，深感得人。

文廷式在世时间不长，行年仅49岁，一生经历却十分复杂，并且遗下大量的诗文著作，有关历史资料相当多。肖麦青先生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高质量地完成三十余万言的历史传记文学作品可谓近乎奇迹。我想除了作者的写作才能、敬业精神和辛勤劳动之外，其动力来源可以用他2005年10月写的一篇短文《寻找湮没的灵魂》来说明。现在有愈来愈多像肖麦青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将三伯父从掩盖他的历史烟尘中发掘出来，加以清洗，还其本来面目呈现于世。我作为文氏之后代自然为之庆幸和感激不尽。我还深深怀念和感谢曾为此竭力贡献、近年先后去世的著名学者钱仲联教授以及我的两位老同学易元凯和李笠农先生。

对文廷式其人其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观察、分析、评论和描绘他，见仁见智是很自然的。我感到肖麦青先生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来写这本书的。同时，相信广大的读者和文史学家将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个人对三伯父知之甚少，而且缺乏研究，对他的了解和认识正在逐渐提高之中。他给我总的印象是一个极重感情、为人率真、爱憎分明又十分强烈的人，他的一生处处突出一个“情”字，包括国家民族之情，宗族家人之情，亲朋好友之情，师徒之情，乡土之情以及男女爱情各个方面，充分表现在他的思想言行和诗文之中，有一代表他思想的名句：“人生祇有情难死！”另一方面他一生与佛有缘，佛性很强。除了传说他是母亲梦得麒麟而生之外，三伯父喜欢随时随地寻访名山寺院，参禅论道，毕生精研佛法。人世出世两种不同的观念在他身上充分融合，以至影响他如天马行空、行事不凡。他钟情一生最后并没有为情所困，而是彻底感悟人生，勘破难死的情关，以六祖“叶落归根，来时无口”的禅语与挚友冒鹤亭话别，离沪返回家乡，不久后在家中用一个“止”字平静地结束一生，无疾而终，一如高僧圆寂。虽然三伯

父最后表现为了无遗恨,我却感到有些遗憾。如果能够假以天年,让他沿着追求中国改革和民主革命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是会写下一段更加美好的历史的。

2006年4月14日于美国加州戴维斯

目 录

序	/1
引 子	/1
第 一 章	剑 气/4
第 二 章	空 斋/13
第 三 章	心 动/28
第 四 章	弧 光/42
第 五 章	气 正/58
第 六 章	苍 茫/77
第 七 章	迷 宫/91
第 八 章	清 狂/103
第 九 章	禅 意/116
第 十 章	皇 恩/132
第 十 一 章	石 破/143
第 十 二 章	雁 惊/158

第十三章	地裂/174
第十四章	苍凉/191
第十五章	凄雾/206
第十六章	天民/225
第十七章	情伤/240
第十八章	无语/257
第十九章	血光/268
第二十章	东渡/285
第二十一章	惊魂/298
第二十二章	倦客/314
尾 声	梦归/325
后 记	333

引子

一九〇四年八月下旬，天低云垂。在偏僻的赣西萍乡县城花庙前文氏宗祠内，孝幛如雪，孝服如云。一片悲哀之声绕梁不去，纸钱的烟灰飘荡在祭奠者的头顶，犹如飘忽不定的魂。抽泣声、呜咽声，让气氛变得愈加伤感、凝重。

一场肃穆的祭奠正在静静地进行。

这时，一匹快马疾驰而至，扬起地上滚滚尘土。骑马人在祠堂前翻身下马，径直来到堂内灵前，这是逝者的生前挚友，曾任刑部郎中、时任南昌知府、后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沈曾植，他送来了亲撰的一篇“墓表”文稿。

正在灵堂的萍乡知县顾家相郑重接过，感慨不已，代其大声诵读：

窃尝以为先汉微言，东京纬候，魏晋玄风，宋元儒理，以君识学所积，专精一业，无不足以名家。顾君以资平议而已，终不屑屑纂述，君才于史部为尤长，穷其所至，亭林竹汀，不难鼎足。晚亦颇有意于是，而日薄崦嵫，盛业不究，竹帛所存，千百什一。君所论内外学术，儒佛元理，东西教本，人才升降，政治强弱之故，演奇而归平，积微以稽著，于古学无所附，今学无所阿。九州百世以观之，呜呼！岂得非有清元儒，东洲先觉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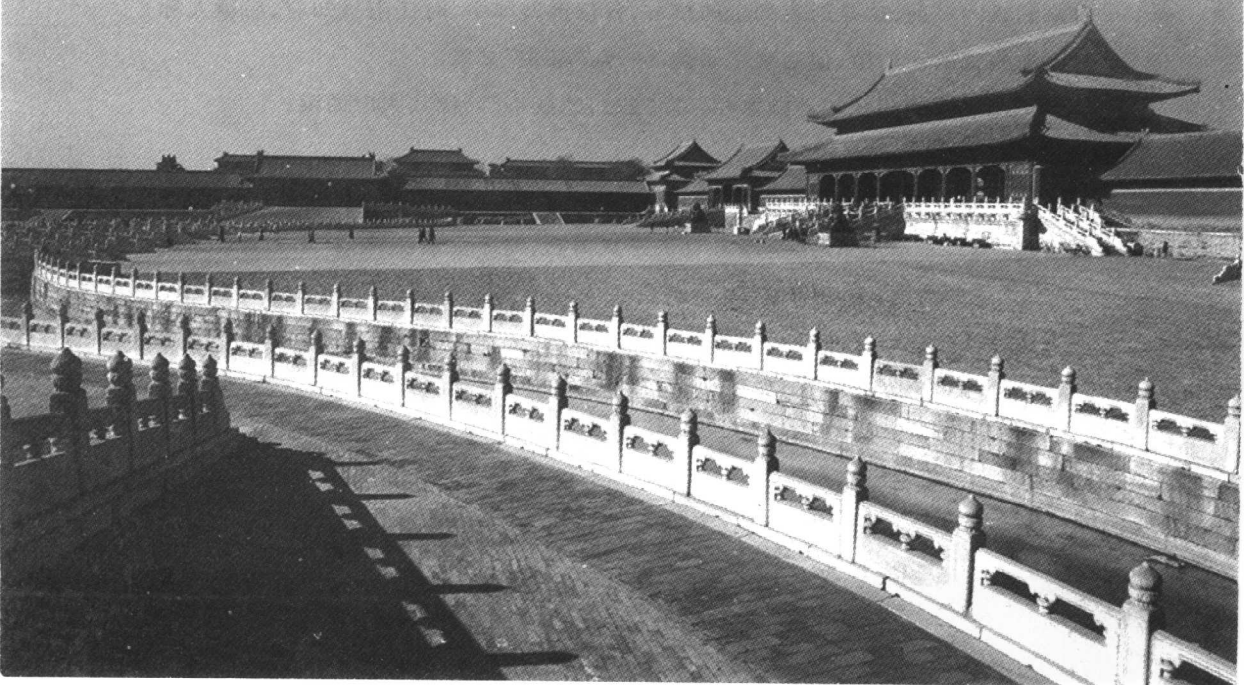
“墓表”文字回肠荡气，既概括了死者冠绝一时的才华，又叹其英年早逝，大志未酬。“有清元儒，东洲先觉”八字定论，非这位仙逝者不足当此，可安他九泉之下的灵魂。

与此同时，逝者在沪的兄弟和朋友也设奠于上海寿圣庵，以祭英灵。

只见孝幛上面，七长八短也挂满了挽联和悼诗，读后让人泣泪。其中，杨杏城京卿挽以联云：“凌云献八斗才，东观校讎，谁教憎命文章，翻为海外乘槎客；乘风破浪万里浪，南州冠冕，并惜明时鼓吹，剩有人间折桂词。”时任汉冶萍公司董事的王子展挽以联云：“追思往事，感不绝于予心，同学少年，北邙过半，曹子桓有言：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历溯生平，士固憎兹多口，文章千古，东海流传，韩昌黎所谓：动而得谤，名亦随之。”……

曾以译著《天演论》名震天下的严复，此时也来到灵堂，祭拜之后，展开一副长联，联中之语，更是淋漓呜咽，令人伤感：

兰以香而焚，膏以明而煎，同彼龚生，天年竟夭；
有拔使之起，孰挤使之止，嗟我子敬，人琴俱亡。



高悬于孝帷之上的还有一联七言诗,这是光绪皇帝庚子年间所作,是一首怀念诗中的两句,与逝者有关,有人将它书写在上:

萍乡流落江湖志,
孤负当年问字来。

光绪皇帝这两句诗,看似平淡无奇,知情的人却由此想起了逝者的命运,当然也就想起了一个被软禁的皇上、一个已含恨死去的珍妃与逝者的特殊关系,更是让人怆然落泪。

这时候,在中国以东的日本,也有一个人在为他而哭。这就是日本京都大学的重量级学者、“支那学”创始人之一、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

当他得知这个噩耗,哀痛之心难以抑制,连夜写下了一文,发表在当时的大阪《朝日新闻》上。文中悲叹道:“奇伟磊落之才,不为世用,毁誉纷纷,终死于穷厄之中……”

如此知人知论,不仅是痛惜个人失去知友,更是为中国丧失这样的人才而痛惜。自古才子奇士均不得志,像困厄于槽枥的千里马,他认为,死者正是这样一位不幸的旷世奇才。

……

这位让人扼腕痛惜的逝者,正是本书的主人公、大清庚寅“榜眼”、翰林院侍读学士、光绪宠妃珍妃的老师文廷式。一个骄傲的文人,一个被慈禧罢黜的朝廷命官,一个朱笔特旨缉拿的钦犯,一个曾经名动公卿、惊动朝野、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

第一章 剑气

高唱“大江东”，惊起鱼龙。何人横槊
太匆匆？未锁二乔铜雀上，那算英雄！杯酒
酹长空，我尚飘蓬。披襟聊快“大王风”。长
剑几时天外倚？直上崆峒。

文廷式《浪淘沙·赤壁怀古》

这是咸丰九年一个萧瑟的冬末。

地处粤东北的嘉应州，一个本不该太寒冷的南方小城，突然起了寒风，州城中弥漫着一种极为悲壮的气氛。

一场惨烈的恶战即将降临这个地方。

太平军石郭宗部拥众数万，从福建的龙岩、永定，占领大埔，由松口进入嘉应州，兵临城下，于二月初二将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已经整整三天了。

朦胧夜色下的城外，火光闪闪，喊声震天，太平军大有一举吞灭州城之势。城头，有一人神情严峻地注视着城外已有多时，这人就是惠州知府代摄嘉应知州文晟。他脸色铁青，心急如焚。

嘉应州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地，是个战略要地。三天前，太平军就派人给知州文晟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是“借道”，要他们打开城门，供应粮草，则一切无事，否则，将血洗州城！而文晟认为，所谓借路只是幌子而已，太平军一进城，州城岂能不遭殃？他喝令信使回去告知石郭宗：只要我文晟在，城门决不会开，请他们

绕道而行！并要儿子星瑞即刻设法出城，向总督黄寿臣请兵。

信使将知府文晟的话带回，石郭宗听后大怒，一声令下，数万太平军开始架梯攻城。

文晟原本以为完全可与太平军抗衡一阵，只等援兵一到，局面就会好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突然发生的变故让他措手不及：守城将军潘法元贪生怕死，为保全一己实力，谎言“御贼”，带领六百兵勇出城后，不知去向。如此一来，州城内就只剩下老弱兵丁了。

文晟只有重整旗鼓，率众固守，用石头，用滚烫的开水阻止着太平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他们奋力抵抗。但文晟已隐隐感到，因为势薄力单，州城陷落只是早晚的事了。

到了初五，围城愈来愈紧，形势已十分危急。文晟带着兵民，已是拼着最后的力气在坚持了。

“爷爷——”突然传来一个孩儿的叫声。

文晟闻声一愣，叫他的是他最疼爱的孙子、星瑞的三子芸阁，这时刚刚四岁。

“孙儿！”已急红了眼的文晟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战事如此危急，可儿媳彭氏带着孙儿还在城内，心想如果州城陷落，自己殉难无所谓，怎能让孙儿跟着受难！

何况，在文晟的眼里，这个孙儿非同一般啊。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初冬，怀孕已经九个月的儿媳彭氏做了一个奇梦，梦见她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山上，这山云雾缭绕，奇丽无比，如同传说中的蓬莱。弯曲的山路上长满奇花异草。云雾迷蒙中，有仙人飘然而至，手捧一白色耀眼的宝物，原来是个玉麒麟。仙人只是嫣然一笑，轻轻拉过她的手，将玉麒麟放到她的手上……

梦见麒麟，可是吉相！彭氏临产前梦见仙人赐玉麒麟，预示着将出世的孙儿可能不凡。何况，孩子出生第二天，皇长子载淳降世。同年，那拉氏封懿妃，这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这些宫中大事的同时发生，更让全家人喜不自禁，他们隐隐感觉到，这孩儿将来可成大器，并与京城有缘。

孙子出生后，文晟为他取了个乳名，叫麒生，以应儿媳彭氏梦中所见。

万万不能让孙儿为他殉死！……一想到此，文晟更觉全身燥热，他命人将儿媳叫到跟前，大声说道：“州城将陷，你快快带着孙儿离开嘉应州吧！”

彭氏牵着芸阁，看着两眼布满血丝的家父，迟迟不肯离去：

“我不走，我要与你一起护城！”

文晟大声呵斥：“死到临头，你虽不怕死，还得顾及儿孙，难道要让他同殉么！”

说罢，怜爱地抚摩膝下幼小的芸阁，叹然道：“这孙儿将来有用啊！”

“快走吧！”文晟又一次吼道。

见家父发怒，彭氏只好含泪携着三儿，趁着夜色匆忙逃离嘉应州城。

接下来的境况充满惨烈：石郭宗率领太平军猛烈攻城数日，文晟顽强抵抗，只等救兵。不料，这时太平军已暗中将地道挖至西城城墙脚下，堆满土制炸药，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出一个三十多丈的大缺口，太平军如潮涌般攻进城来，一场恶战降临到文晟的身上。

四天四夜血肉之战，文晟所领兵民最终寡不敌众，州城陷落。直到二十日，星瑞才带着援兵赶至城下，一番苦战，才重新收复州城。可当他攻入城内时，父亲早已经倒在城北河边的血泊之中了……

二

一匹青鬃烈马在郊外狂奔，马蹄将泥土溅得老高，马蹄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掠过树林子，掠过庄稼，风在他的耳边忽忽作响。他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要去做什么，只是让马拼命地跑，放纵地跑。任风飘起他脑后的辫子，扬起他的衣衫。

这是同治九年的秋天。

骑马狂奔的人就是知府文晟的孙儿芸阁，大名文廷式。此时，他已是十五岁的英俊少年，离他祖父殉难已经过去十一年了。

“三儿！”一阵马蹄声从背后追来。

“三儿！”叫声急切而苍劲。

他勒紧缰绳，随着一声嘶鸣，翻身下马：“爹……你……”

“三儿，你发什么癡！你还嫌家里不乱么！”父亲星瑞也已经下马站在他的面前，脸色发青，表情严肃得有些怕人。

文廷式突然大哭出声：“娘啊，娘……”

这时的文廷式是为母亲而哭，他刚刚安葬了离世的母亲，一身孝服，衬着一副刚毅的脸、一双充满忧伤的眼睛。两行泪水在脸上闪烁，十五岁的少年，已经具备了一副成人的身子骨，男人的泪水让人心动，能让不爱流泪的人也哭出声来。

母亲是因操劳过度离开人世的，她为父亲而过早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文廷式在心里说。在他的心目中，母亲就是至高无上的圣母。

许多人不知道他母亲的名字，只是叫彭氏，但所有说起她的人都会肃然起敬。她代夫领兵、以死护城的故事，在当地流传了很多年。人们讲起她，就像在叙说一段传奇。

……母亲比父亲大两岁。八年前，父亲到罗定州任知州，母亲就遇了大事。罗定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是个战略枢纽要地，咸丰九年前，就多次遭遇到太平军的围困。那年初冬，罗定州的人们还没有从睡梦中醒过来，就听见城外一片鼓角喧哗之声。母亲一惊，从锦衾中跃起，正要穿鞋披衣，就有守兵来报：太平军陈金刚部，率兵数万，已经将罗定州城围了个密密匝匝，如同铁环固桶一般。这从天而降的战事，让三十多岁的母亲急出一身冷汗。她急的是做知州的丈夫正好不在城里，几天前，他一人策马到广州讨军饷去了。

太平军如潮涌来，城外喊声一片，已成摧城之势。而此时，城中群龙无首，谁来部署兵力，进行抵抗。正当人们手足无措，一片仓皇之时，只听得大院里穿云破雾般一声大喊，如同惊雷炸响：“都别乱，听我的！”

母亲的声音此刻格外铿锵有力，所有州府的官吏们都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她的周围。

“现敌已大至，我们全家人都将以死护城，诸君如有怕死的，我已经在城东准备好了船只，你们可以马上逃走，如有不怕死的，就留下与我守城！”母亲的话，冷静而富有力量。

女人的胆气鼓动了所有的人，没有谁提出离开。

母亲令人在城内到处张灯、扬旗，并竭力呼喊，全城于是灯火辉煌，旗帜高扬，人声鼎沸，以虚张声势。又令人在大堂门前悬挂爆竹：“如敌破城则点燃，我闻警就自裁！”

也不知母亲是什么时候学会了部署兵力，也许是从祖父、从父亲的经历中，